

山高水長情更長—— 略記張大千與張羣情誼

■ 方慧潔

今年春季「巨匠的剪影——張大千 120 歲紀念大展」曾展出張大千為張羣八十八歲所繪賀壽之作〈山高水長〉（圖 1-a），這幅潑墨潑彩作品初見並無殊異之處，然而在某些觀看的眼裡，一張簡筆人臉赫然在山壁上浮現，只見以墨色染出一方上下寬、左右窄的長型方臉，五官草草數筆即勾勒出壽星的慈藹神氣（圖 1-b、1-c），平添賞畫樂趣。這謎樣的「似顏繪」即是觸動筆者撰寫本文的起點，繼而串聯院藏張大千畫作與二張書信，略記在那動盪時代，張大千和世人已漸陌生的張羣相知相惜的一段生命情誼。



圖1 | 民國 張大千 山高水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書畫結緣·半生相親

張羣（1889-1990），字岳軍，四川華陽縣人，與小十歲的張大千（1899-1983）同宗同鄉，兩人相識於1930年代初期，同為石濤（1642-1708）、八大山人（1626-1705）鐵粉而結緣，時張大千寓居上海，「民國庚午壬申之際，予居上海，華陽張岳軍兄適為市長。相見甚歡。二人同嗜石濤八大書畫，每有所得，輒相誇示。」¹張羣日後追憶這段兄弟情誼的開端時，說：「大千和我最初相識於上海，抗戰期間又同在四川，當時我的先後職位是上海市長和四川省主席，大千不太喜歡結交官場，我們相處熟而不親。那一時期，我所得的大千書畫，都是出錢購買的。」²兩人的相識是透過張羣秘書馮若飛從中牽線，馮若飛形容張大千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錐」一語最廣為流傳。

一官一藝，張大千雖勉力與政治保持距離，只求安心作畫，但動盪時局中仍有不得不與官方打交道、動用關係之時。在大陸時期，除了書畫鑑賞的交流之外，張羣透過行政資源給予張大千的照拂，見於記錄的有兩件，即敦煌歸來舉辦公開展覽與安排機位離開中國大陸二事。1943年六月張大千結束在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，八月在蘭州舉辦首次敦煌臨摹畫展，時在四川主持省政的張羣以四川美術協會會長名義，聯同四川教育廳，於翌年一月與五月分別在成都與重慶展出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」（圖2），得到熱烈迴響。1949年，張大千在臺北舉辦畫展時得知國府戰事失利，家鄉成都棄守在即，匆匆自臺北搭機返回成都，想將妻兒接出，其時苦無他計，只好求見人在成都、時任西南軍政長官的張羣。張羣惜才愛才，儘管情勢告



圖2 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》書影，由張羣題簽。取自汪毅著，《尋踪張大千——臺灣之旅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，頁185

急，仍盡力安排了三個座位給張家，另外通融了額外的行李重量，將張大千珍藏的古書畫一同運出。至此，張大千才偕同夫人徐雯波女士與幼女心沛，告別了神州大地。

1950年代後，張羣到臺灣，張大千僑居海外，當時的通訊科技不似今日發達，遠距是真正的遠距，音訊傳遞高度依賴曠日廢時的書信往返或友人輾轉相告，人遠情疏是極其自然的事。張羣長子張繼正捐贈本院張大千致張羣之書信共三十八封，即寫於兩人遠隔重洋之時，信中多未紀年，僅識月日，皆取作畫用的宣紙，寫畢即裁。書信內容是日常的問候，有時顯得叨絮，像是兩人生命的備忘錄般，揭示了即使相隔遙遠，定居在臺灣的張羣，仍善用其人脈與影響力，不遺餘力地協助張大千安排在臺展覽、代為核閱雙

溪小築（即摩耶精舍）設計圖、乃至張羅返臺定居事宜等。此批信札中亦有張大千居臺時，贈送張羣各式海鮮、榴槤、水仙盆景、燒鵝、果子狸肉等隨附的短札。

舊時老派的生日祝福

兩人既時有聯繫，吉日佳節時張大千更不忘贈字送畫，且兩人同是農曆四月壽星，生日便成為互相問候的重要時間點，現存書信即可印證。本院所接受捐贈的此批書信中，有一封信末繫五月廿二日之信函（圖3），信中張大千先是感謝張羣前信捎來的生日祝福，後提及自身近況，自述仍想創作出好作品、視張羣如畫藝知己，並託付張羣協助同年（1967）稍晚在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「張大千近作展覽」相關籌辦事宜；張羣前後的去信原件雖已不復見，但文字內容有幸保留下來，³讀者可在二張往返的書信中，感受到兩人因時空阻隔，把握每一次通信的機會以紙筆略抒情懷；而從信上也得知該年張大千送給張羣的七十九歲賀禮〈蜀中四天

下〉⁴一作，是在「張大千近作展覽」開展前一天才趕寄到臺，張羣大方地將這件金箋潑墨潑彩四聯屏同展，讓民眾亦能共賞張大千的精心傑作，心中所懷不可謂不大。

三封信擇要誌錄如下：

1967年張羣去信巴西，向張大千稱壽：年來音問疏闊，然人遙心通，未嘗不時時神馳左右，日前目寒兄轉到兄重為石濤通景題簽，彌所感謝。時入清和，因憶華誕之期瞬屆，重洋遠隔，深以不克摳衣趨賀為憾。唯有藉此尺素，遙祝康強日進，福壽無疆……。

張大千讀信如睹故人，復函（現藏於本院）：

岳軍老長兄惠鑒，昨奉華翰，欣慰與慚感交并，遠隔重洋，故人厚我，不忘賤辰，兼辱雅教……。近年以來，體力稍衰，時為病苦，家累日深，子弟魯下，雖時時作畫而力不從心，未嘗有快意之作，每成一畫，輒不自惜，常思當有一佳作，以寄左右，假我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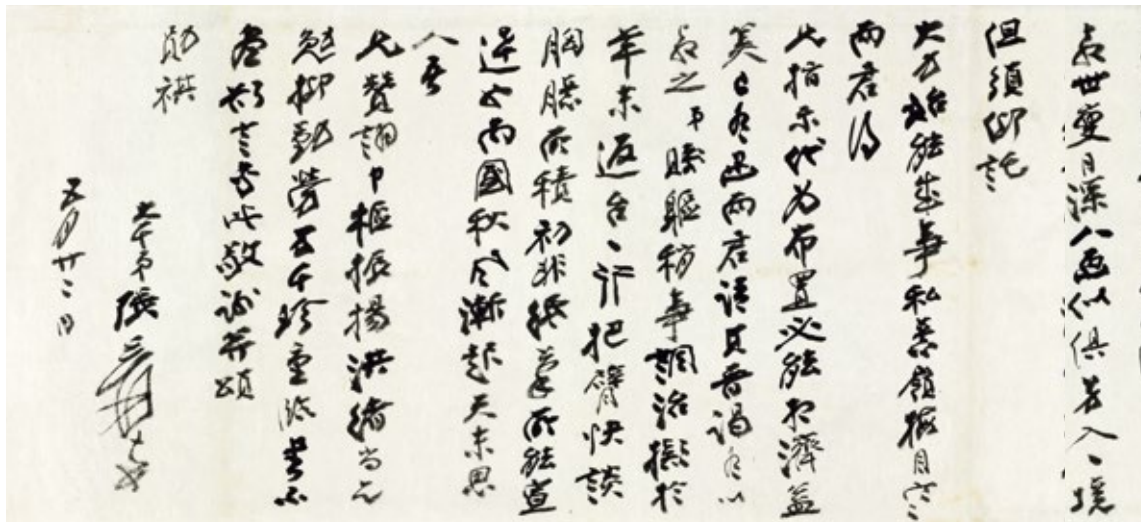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民國 張大千 致張岳軍先生5月22日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日，另函陳教。世變日深，人畫似俱另入一境，稍積軸幅，擬遵友好之意，於今年秋冬間，在臺灣作一次展列，但須仰託大力，始能成事，私意嶺梅、目寒兩君，得兄指示代為佈置，必能相濟益美，已有函兩君，請其晉謁有以教之……。

待畫展將近尾聲，張羣再次去信張大千告知一切圓滿成功，並對壽禮推崇備至：

尊賜四天下鉅幅新作，於展會前一日趕寄來臺，同時展出，足為大會生色。此為兄最近精心結撰之傑構，遠荷見賜，迥非尋常，實深感謝。因念兄與弟皆川人也，而兄獨以四川著稱於世之四天下繪贈，固示相愛之厚，亦見用意之深，更知其所責望於弟者至殷且切，弟雖不敏，敢不加勉相期還我河山，重溫舊遊。復思山川為天地之精靈，藝術尤人間之瑰寶，自當以天下者公諸天下人。吾兄藝事日進，已臻化境，是圖雄奇瑰麗，洵為巔峰之

作，弟仰體尊旨，萬不敢據以自私，凡有機緣，必當公諸同好，共與欣賞……。

信中娓娓道出自身對於〈蜀中四天下〉的理解與欣賞，認為出色作品需與公眾分享，這也恰能解釋為何張大千贈送給張羣的作品，當時時常出現在公開展覽中。張大千亦認同此不自私藏的想法，曾推崇張羣「翫物而不溺於物」、「文章書畫，自當壽同金石，不宜秘諸笥箱。自壽壽人，公諸天下，即此可見仁人治世之用心」。⁵

張大千好的作品常常都是送給好友的。贈畫起碼以數十幅計，且必題上款，說明送畫的緣由，畫亦必是經意之作。筆者試查張大千為張羣所繪賀壽之作現有五件，尺幅皆大，按時序略述如下：1959年〈風荷〉四屏通景（圖4）⁶為張羣七十一歲壽誕所作，揉融兩人所共同喜愛的石濤與八大山人的寫意畫風；1967年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「張大千近作展覽」即展出慶賀張羣七十九歲壽辰的金箋潑墨潑彩四軸屏〈蜀中四天下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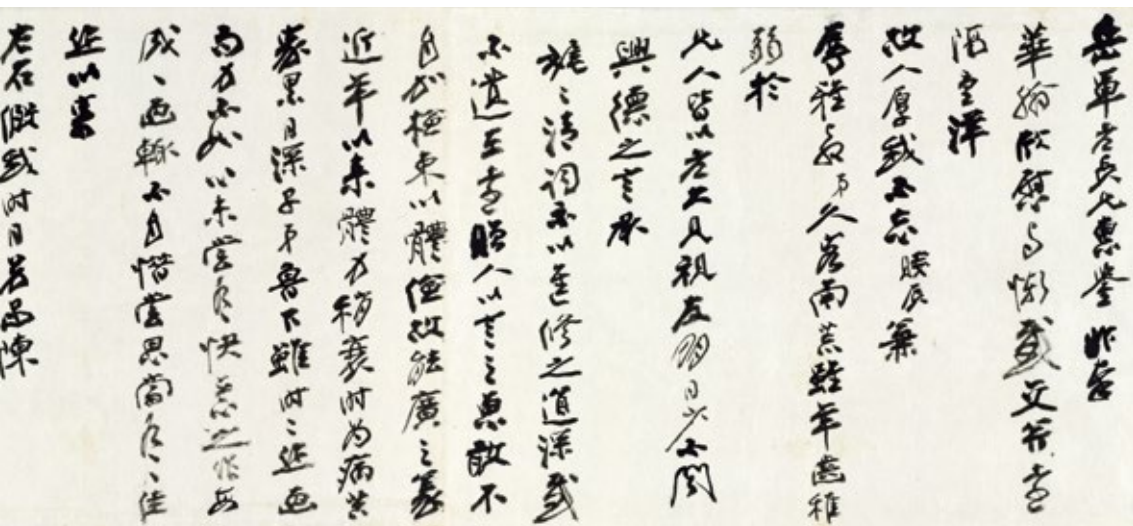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4 | 民國 張大千 風荷 私人收藏 取自秦景卿、劉平衡編，《張大千書畫集》，臺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83，冊4，頁18-19。

（又名〈四天下通屏〉）；1968年適逢張大千返臺小住，嚴家淦副總統領海內外友好千餘人，提議共同集資請張大千為張羣八十大壽繪圖慶賀，便是後來名滿天下的〈長江萬里圖〉，⁷同年六月即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專題展出（圖5），並印行《長江萬里圖》圖冊，張羣則請曾紹杰（1911-1988）刻印「西川張爰」，作為張大千七十歲的壽禮，該印現藏於本院（圖6）；1976年張大千返臺辦理移居手續，該年張羣八八米壽，張氏二人一同在臺慶壽，張大千以青綠潑墨〈山高水長〉向張羣賀壽（圖7）；而目前所知成畫最早、卻最晚送出一張，是張大千在1930年代末期暫居四川時完成的水墨〈鍾秀毓靈〉，⁸以



圖5 | 民國57年6月28日張羣赴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長江萬里圖展，他指著圖上一段山水說：「這就是我的家鄉四川。」中央通訊社提供

峨眉山為畫題，想送給當時主持四川省政的張羣，但張大千自敘「懶放」、「逡巡」而未送出，或就如張羣所說的「熟而不親」，直到1982年才補作款識，以此作慶賀張羣

九十四歲壽辰。

五件壽禮中，其中〈山高水長〉是唯一一件收藏在本院的賀壽之作。「山高水長」語出北宋范仲淹（989-1052）〈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〉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」，比喻人品高潔，垂範久遠。後成常見用於祝壽長者的賀詞。

有別於上述〈蜀中四天下〉、〈長江萬里圖〉和〈鍾秀毓靈〉等三件以兩人故鄉四川為題的真山實水之作，〈山高水長〉是張大千以「關渾沌手」創作出的紙上桃源。初見此畫，首先吸引觀者注意的必是那大片的青綠潑墨，從畫面中央的主峰山頂流瀉而下，蒼鬱幽深，谷底矗立數株高茂林木，左下角見一便橋通往畫外人間，左方層巒疊嶂，山坳裡環抱著數間樓宇人家，山徑沿著峭壁迤邐至峰頂，峰頂屋宇與水氣相接，水天氤氳，點以遠帆四、五，畫有盡而意無窮；畫幅右方看似空闊，筆者卻於中段偏右下的留白處，隱然見到張羣面容。若真為大千所藏，則或為張大千興之所至，或可解讀成張大千意欲表達張羣其人常在其心，如在左右，既祝願壽如高山長水，亦感念其「作之兄，作之師」的情誼，張大千尊稱張羣為岳老、老長兄、岳軍大兄，更說「凡事要好，須問岳老」，其崇敬之情，不言而喻。

〈山高水長〉畫幅上方中間有一方田字格朱文「以介眉壽」鈐印，恰是臺靜農（1902-1990）仿張大千舊作所刻、於1976年送給張大千的壽禮（圖8），張大千即鈐蓋在此畫上最顯眼之處。此印語出《詩經·七月》「為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」，意為祈求長壽。除了最早的〈風荷〉未見此印，餘四幅皆鈐蓋以表祝壽之意，然1976年以前的〈蜀中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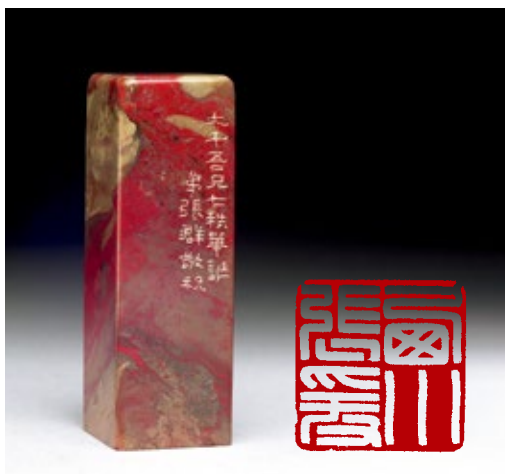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| 民國 張羣 「西川張爰」石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| 民國65年5月9日，張羣88歲生日，張大千（右二）偕夫人（左一）到張羣家中祝賀。照片右後方可見賀禮〈山高水長〉已高掛上牆。中央通訊社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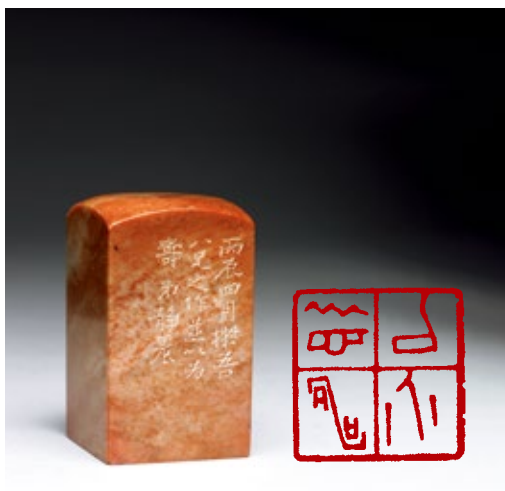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| 民國 臺靜農 「以介眉壽」石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天下〉與〈長江萬里圖〉上的「以介眉壽」來自張大千自刻印，後佚失不可得，而返臺定居之後的〈山高水長〉和〈鍾秀毓靈〉上所見則已是臺靜農致贈的這方生日章了。

最後的時光

張大千當初在選定臺北市外雙溪現址後，便立即驅車前往張羣住處告知佳訊，僅需八分鐘車程，往還便利。然兩人年歲已高，常到醫院「進廠維修」，據張大千好友樂恕人的回憶，二老在每周一、三、五上午同在榮總進行物理治療，兩人「有時閒話漫談，有時也就朦朧睡去」。⁹1978年張大千在賃居處雲河大廈摔了跤，腿部骨折，在醫院度過了八十歲生日，時張羣也因病無法親往祝壽，便親書壽詩：

畫筆詩才兩不鏽，論君襟抱益超然。
身經世變心無礙，興託丹青老未遷。
越海終酬鄉土戀，故交更結語言緣。
天將福慧鍾名宿，歲月崢嶸八十年。
大千兄游心物外，刻意藝文，去歲歸國，得常晨夕，今歲羣年九十，大千兄八十誕辰，同在醫院，不克一共樽俎之歡，人生之無常如此，藉賦此詩，互祝珍重」。¹⁰

如此，生日的祝福似乎是在慶祝彼此又跨過了一年。因為每一次，都可能是最後一次。

現藏於本院的〈集黃山谷辛稼軒聯墨〉是張大千存世最大的對聯作品，亦來自張繼正先生的慨贈，該件寫於1945年，聯文為「身健在且加餐把酒再三囑，人已老歡猶昨為壽百千春」（圖9），1983年時輾轉回到張大千眼前，因此幅對聯頗得對於人生與健康有一番見解的張羣稱愛有加，張大千便以一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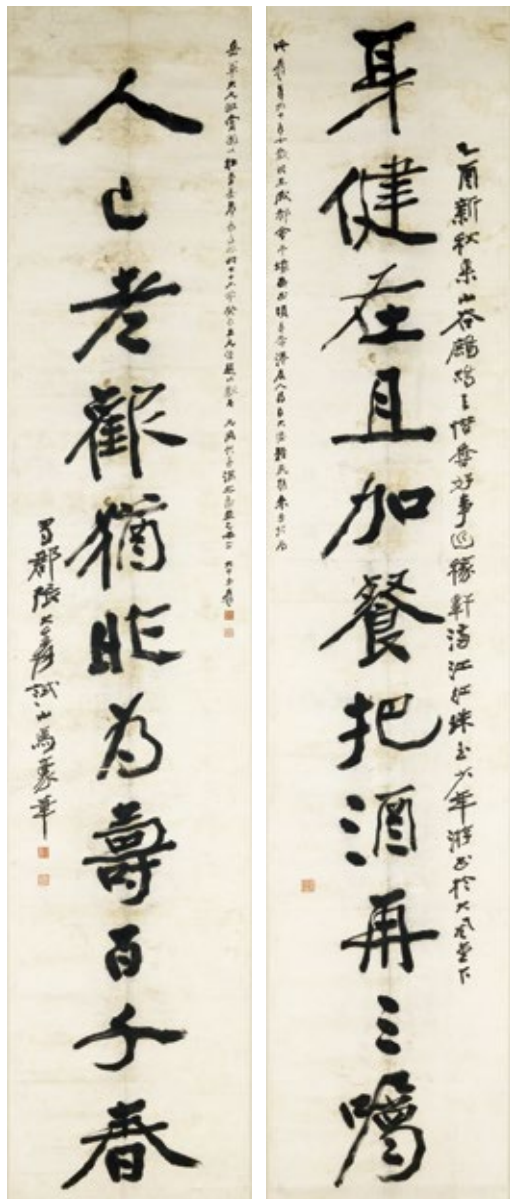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| 民國 張大千 集黃山谷辛稼軒聯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墨荷換回，並於上下聯左右兩側題記，送給張羣：「此爰年四十有七歲時在成都金牛壩所書。頃有香港友人得自大陸難民，攜來臺北，為岳軍大兄激賞。因以拙筆墨荷易得之。時七十二癸亥上元，謹題以獻吾兄，用代春酒之壽，並請哂正，大千弟爰。」末料一

個多月後，張大千走入長夜，享壽八十五歲。這幅僅二十二個大字的對聯，跨越近四十年的時空而來，道盡了兩人半世紀以來對彼此的相知相惜，也算是張大千給張羣最後一次的生日祝福吧。

小結

張羣是民國重要的政治家，張大千是藝術家，是兩人對於書畫的雅愛，把他們的人生纏結在一起，愈到晚年愈是緊密。〈山高水長〉中啟人遐思的似顏繪，是否真為大千刻意所為，無從得知，而或許只能視為賞畫

偶得之趣味。然禮物是贈禮人對受禮人的祝福、情感的體現，筆墨落在紙上，時光隨之凝結，成為我們眼前的物質證據，我們得以在這些時刻，窺見那從前慢的時代，他們如何鄭重、真摯地表露情感。

基於兩人咸認好作品須與世人共享，兩人身後將珍愛的多數書畫收藏留給了故宮，張大千生前營造、居住的故居「摩耶精舍」亦仍安立於雙溪匯流之處，溪水淙淙，不舍晝夜，靜待後人尋訪他們曾經以生命構築的人間桃花源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

註釋

1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（下）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3），頁 28。
2. 黃肇珩，〈畫德·畫才——千古一大千——張羣細話張大千〉，《近代中國》，1983 年 34 期，頁 117。
3. 謝家孝，《張大千傳》（臺北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，1993），頁 308-311。
4. 現為臺灣私人收藏。
5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（下）》，頁 30。
6. 於 1999 年 11 月 1 日於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中賣出予臺灣私人藏家。
7. 現為臺灣私人收藏。
8. 於 2011 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中賣出予私人藏家。
9. 樂恕人，〈「廬山圖」及其題畫詩〉，《張大千紀念文集》（臺北：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88），頁 77。
10. 張岳軍傳略與年譜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張岳軍傳略與年譜》（臺北：中日關係研究會，1991），頁 181。